

郁達夫南洋隨筆

洪範文學叢書 ③ 秦賢次編

痙弦・楊牧主編

0090元



筆隨洋南夫達郁

③③ 書叢學文範洪

編者：秦 賢
 發行人：孫 玫 兒
 執行編輯：張 力 次
 出版者：洪 範 書 店 有 限 公 司
 地址：臺北市廈門街一〇八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電話：三 九 二 七 五 七
 郵政劃撥：一 〇 七 四 〇 二 七
 印刷廠：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初版：一 九 七 八 年 九 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 長 文（理 律 法 律 事 務 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元55價定

次 目

三 二六 三 一九 二八 二五 二〇 五 三 一

一九三九年

「繁星」的今後

「晨星」的今後

檳城三宿記

覆車小記

本報十週年紀念

接編「文藝」

編輯者言

幾個問題

我對你們卻沒有失望

思想的種種

三	六	七	五	四	五	六	四	三	五	三
---	---	---	---	---	---	---	---	---	---	---

猶太人的德國文學	三
奢斯篤夫的去世	五
看稿的結果	三
關於溝通文化的信件	四
與悲鴻的再遇	四
「星洲文藝半月刊」出版預告	六
英國詩人說詩	五
答林連夫先生	五
編者啓事	四
報告文學	五
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後	七
關於捐助文協的事情	六
事物實寫與人物性格	三

九七	九四	九三	八九	八四	八二	七八	七六	七三	七二	六九	六七	六五
----	----	----	----	----	----	----	----	----	----	----	----	----

藝術上的寬容	倫敦「默叩利誌」的停刊	大眾的注意在活的社會現實	記廣洽法師	教師待遇改善問題	文藝與政治	從獸性中發掘人性	歐洲人的生命力	奢兒彭論文集	紀念柴霍夫	對新聞紙的饑渴感	關於戰爭的文藝作品	再見王瑩
--------	-------------	--------------	-------	----------	-------	----------	---------	--------	-------	----------	-----------	------

九九	「原野」的演出
一〇三	寫作閑談
一〇五	介紹雕刻家杜廸希 (Karl Duldig)
一〇九	雜誌兩則
一一三	語言與文字
一二六	馬華劇運的進展
一二八	利用年假
一三〇	詩人的窮困
一三五	「文藝」及副刊的一年
一九四〇年	
一三九	一年來馬華文化的進展
一四三	迎年小感

一三五	戲劇與人生
一三七	文人的待遇
一四一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受獎者
一四四	序李桂著的「半生雜憶」
一四六	廢曆新年
一四八	悼胞兄曼陀
一五二	看王女士等的演劇
一五三	古登白耳希的發明活字紀念
一五六	印人張斯仁先生
一五九	長篇小說
一六二	「文人」
一六五	關於戲劇演出時的接吻問題
一六八	「塞上風光」之演出

二〇〇	一九八	一九五	一九三	一八九	一八七	一七九	一七七	一七四	一七二	一七〇
-----	-----	-----	-----	-----	-----	-----	-----	-----	-----	-----

說影片中的插入歌曲

左拉誕生百年紀念

談翻譯及其他

嘉陵江上傳書

馬六甲記遊

英法的文壇近事

圖書館與學者

敘關著現代報紙論

一九四一年

紫羅蘭女士速寫像題記

劉海粟大師星華義賑畫展目錄序

序馮蕉衣的遺詩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	----	----	----	----	----	----	----

附錄

郁達夫在新加坡與馬來亞（王潤華）

- 因鴉片而想起的種種
- 劉海棠教授
- 介紹「美麗的謊」
- 詩人楊騷的南來
- 再來提倡「馬來亞的一日」
- 「馬來亞的一日」的補充
- 關於「一日」的展期

「繁星」的今後

清早的晨星，與日落後的繁星，本是同胞的姊妹，孿生的弟兄。今後的繁星，同早刊的晨星一樣，統由鄙人來負責編輯了。前任林先生努力的成績俱在，此後當然也只是蕭規曹隨，以期不負讀者作者諸君之期望，和林先生的長年奮鬥的初衷。

可是個人的識見有限，而大眾的嗜好不同。以言文藝，亦有喜歡文調鏗鏘，音韻諧順的舊詩舊學的人，同時亦有喜歡思想奇突，文字通俗的人。講到趣味，每人不同，更如其面：有的愛聽京戲粵調，閩劇秦腔；有的愛玩撲克麻將，跳舞銀星。一張報紙，要想收大眾的愛，博全場的色彩，當然是談非容易。可是新聞記者，尤其是副刊編者的理想，總得在向這一條能滿足各人之所好的路走去。所熱望者，是諸君的不客氣的指教，與不間斷的督促，總期這一塊繁星的小天地，能使油墨紙張，都不浪費而後已。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序幕揭開，以後的建國中興與自強，到處都在要求我們全民族的精誠團結與互助。今後的繁星的讀者投稿者，希望也能發揮這一種國民至上的團結的精神！

• 華隨洋南夫達都 •

廿八年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紫星」)

「晨星」的今後

自本日起，「星洲」「晨星」的一欄，由鄙人來負責編輯了。林先生的規模俱在，我是新來晚到，當然仍舊是一本林先生的規模做去。從前的諸位愛護本欄的作者讀者，希望仍能依照舊日的愛護熱忱，使本欄得日臻完善，放燦爛的光輝。

「晨星」兩字，在中國的舊詞彙里，是寥落的意思，也是稀少的意思。讀者作者，若寥落起來，那就是鄙人之罪。可是「星洲」的此欄，若能日臻完善，日漸近於理想，使此小小的一個園地，得像稀少晨星之可貴而可珍，那就是鄙人之榮幸，也即是愛護本欄諸君的大成功了。

更一推「晨星」之所以會寥落，會成稀少的原因，是由於光明的白晝的來臨。現在的世界，若是將旦的殘夜的話，那光明的白晝，本久也就可以到來了。英大詩人雪萊亦曾說過，冬天若至，春天自然不遠。「晨星」這一塊小園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變作光明的先驅，白晝的主宰，那豈不是祖國之光，人類之福？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這一角小田園，而培植出許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國，

• 華隨洋南夫達都 •

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來。

(一月九日，「晨星」)

檳城三宿記

快哉此遊！檳榔嶼實在是名不虛傳的東方花縣。（人家或稱作花園，我卻以為花縣兩字來得適當。蓋四季的花木蘢葱，而且依山帶水，氣候溫和，住在檳城，「絕似河陽縣裏居」也。）

回想起半年來，退出武漢，漫遊湘西贛北，復轉長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後忽得胡氏兆祥招來南洋之電，匆促買舟，偷渡廈門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檳嶼，間關幾萬里，閱時五十日，風塵僕僕，魂夢搖搖，忽而到這沉靜、安閒、整齊、舒適的小島來一住，真像是在做夢。是夢也吧，是現實也吧，總之，是「三宿檳城戀有餘」也！

此番的下南洋，本來是為星洲日報編副刊來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兩日過後便是新年的假日。卻正逢星洲的兄弟報，檳城星檳日報，於元旦日開始發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檳諸同事之招，謂「值此佳期，何不北來一玩！」於是乎就青春結伴，和關老同車，馳驅千五百里，搖搖擺擺地上這東方的花縣來了。

車抵北海，就看見了整齊高潔的洋樓，滙齒似的堤壩，和一灣碧海，幾座青山。在車窗裏看

見的那些椰子園、樹膠園、金馬崙的高山，怡保附近的奇峯怪石，以及錫鑛採掘場等印象，一會兒又爲這整潔、寬廣、間適的新印象掩沒下去了，我們就在微風與夕照的交響樂中間，西渡到了檳城。

船到西碼頭就遇到了一次迎候者的襲擊，黃領事、胡總經理、胡主筆、鄧曾張三先生，此外還有A老兄、B大哥，眞令人要下幾點「到處論交齊管鮑，天涯何地不家鄉」的感淚。

初到的這一天晚上，上北海岸春波別業(Spring Tide Hotel)裏去吃了一頓晚餐，又像是大羅天上的筵席。先不必提魚翅海參等老饕的口頭禪，你且聽一聽這洗岸的潯聲，看一看這長途的列樹，這銀色的燈光，這長長的海岸堤路！

住宅區的房屋，是曲線與紅白青黃等顏色交織而成的；燈光似水，列樹如雲，在長堤上走着，更時時有美人在夢裏呼吸似的氣嘯吹來，這不是微風，這簡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口吹出來的香氣。

第一晚，像這樣的匆匆過了。第二天，就上了升旗山的絕頂。海拔高二千四百五十五呎，纜車一路，分作兩段，路上的岩石、清溪、花木、別墅，多得來記不勝記，尤其使這些海光山色，天日風雲，生動靈奇。增加起異彩來的，是同遊的我們這一羣士女，因爲地靈了，若人不傑，終於是畫裏的滄桑；總要「二難并，四美俱」後，才顯得出馬當的神賜，王勃的天才。

且讓我來先抄一個同遊的題名榜者。黃領事、胡總經理、胡主筆夫婦、曾秘書夫婦、鄧先生夫婦、林小姐、馬利小姐、關夫子與區區。

一行十二人，佔車兩節半。到了山腰，已覺得空氣寒冷，呼吸有點兒緊了起來，回頭一看，更覺得是煙雲繚繞，身體已化作魂靈，遊弋在天半的空中。

屋瓦鱗鱗的，是番其市的煙灶；白牆碧水，圍繞着樹木層層的，是兩個蓄水池的區間；青山隱隱，綠水迢迢，從高處看下來，極樂寺的高塔，只像是一頂黃色的笠帽。

更上一層，便到了山頂；沿柏油馬路彎彎曲曲的走去，路旁邊擺在那裏的，儘是一盆一盆的溫帶地的秋花，有西方蓮（大麗亞），有四季春，有榆兒梅，有五月花（繡球花）。而最令人注意的，卻是幾盆顏色不同，種子各異的紅黃白紫的陶家秋菊。

胡太太說：「好久不看見菊花了，真令人高興！」這句話實在有點兒詩意，我暗暗在心裏記住了。

一霎時，高山上起了雲霧，一塊一塊同飛絮似的東西，從我們的襟上頭上，輕輕掠過；腳底下的市鎮溪山，全掉落在雲海裏了；我們中間，互相對視，也覺得隱隱現現，似在爐香縹緲的煙中，大家的童心發現了，一羣大小，竟像是樂園中的童男童女，於是便卸去了尊嚴，回復了自然，同時高聲叫着說：

「我們已經到了天上！」

在茶室裏坐定，吃了些咖啡紅茶，點心菓餅之後，我一個人行出茶室來，又上山頂高處，獨立在雲霧中間，向北凝視了一回，正在登高望遠，生起感傷病來的當兒，關先生走近我的身邊來了；他拂了一拂雲霧，微笑着說：

「這景象有點兒像廬山，大好河山，要幾時纔收復得來！你的詩料，收集起來了沒有？」

我雖也只回了他一笑，但心中落寞，卻早想着了下面的兩首打油茶子：

好山多半被雲遮，北望中原路正賒，

高處旗升風日淡，南天冬盡見秋花。

這是用胡太太的那一句詩語的。

匡廬曾記昔年遊，掛席名山孟氏舟，

誰分倉皇南渡日，一瓢猶得住瀛洲。